



工人日報社文藝編輯 工人出版社發行

人財兩旺

821
10860

新大眾文藝小說叢書

人財兩旺

工人日報社文藝組編

UAB 82/114

工人出版社印行

〔書號〕811〔頁數〕72頁〔定價〕2.00元〔冊數〕10000冊

一九五一年六月北京第一版

工 人 出 版 社

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

電 報 掛 號 二 三 七 三

·工人日報印刷廠承印·

價：2300元

目 錄

從「枷」到「家」.....	一
幸福.....	七
裁縫當了主人翁.....	二二
快樂的生活.....	二九
雙喜臨門.....	三五
施玉海的家疑.....	三九
新式糖房裏.....	五一
小飯口過新年.....	五五
人財兩旺.....	六九

在森林裏	四三
食堂裏	四六
由賣票管了編輯	五〇
搬進了大紅樓	五三
「買多了吃虧」	五五
工人進了中央文學研究所	五八

從『柳』到『家』

天 雨作、吳 夢插圖

這是一間精緻的小樓房。陽光從玻璃窗子透進來，把雪白的牆壁和織着花紋的地毯，照耀得格外美麗。這裏原來是美帝侵略中國的大本營『美軍顧問團』，用中國人民血汗蓋起來的『太上皇宮』，而現在，它已成爲中國千萬工人中的一個普通工人——無線電廠工具工人楊吉元的住家了。

現在，這屋子裏陳設的是些簡單的傢具：一張覆着雪白被單的床，桌子上擺着收音機和茶具，寶貴的搖籃上堆着換洗的衣服，這裏是米、油、菜櫥，牆上掛着一隻板鴨，這邊桌子上是學習的書籍，未寫完的稿子……。總之，這個家庭是那麼簡單、樸

素，但看來，又是那麼溫暖和幸福。

現在收音機正播唱着「咱們工人有力量！」臘狗——老楊四歲的孩子，跟着歌曲揮着小胳膊扭起秧歌舞來了。兩歲的女孩子丫頭，也咿咿呀呀地跟着哥哥唱些什麼。母親呢，噢！新年到啦，前天年獎發下來，爸爸買了條大魚，說是要好好地過這個勝利年。一到過年，主婦們總是要忙些的。

爸爸呢？廠裏一年的生產任務完成了。別的工人弟兄們到兄弟廠參觀去啦，他是報紙的通訊員，這會正在寫稿子向報社報導這件大喜事。爸爸去年寫封『字條信』還得問東問西、亂搬字典，這會不僅寫信難不倒他，『文章』也上報紙了。爸爸常說：「這一年多，我們的身翻得可不小！你看政治上、經濟上，哈哈，還有文化上……」

看看那袋米，只有二斗左右。老楊放下筆說：『少麼？哈！

用不着多買了，現在物價穩定，什麼事情都有保障啦，往年那種一到逢年過節買不到米打破頭的日子算是熬過去了。我們四口子一月只吃六斗米，你看——』談到了家常，自然就免不了柴米油鹽醬醋茶。老楊說：『六斗米十萬左右，兩擔柴、三斤油，加上鹽巴、菜金，我是八十一個單位的薪金，我們一個月七十個單位就過得不錯。早晚有個頭疼傷風，廠裏還有醫務所，用不着多花零錢。現在保秀（他的愛人）被小鬼纏在家還不能工作，等到將來生產搞好了，廠裏搞起工人托兒所，大孩子去上學，她和我就一道做工啦。到那時，我們的日子……』談到這裏老楊爽朗、幸福地笑了，他的笑感染了這屋子裏的空氣，大家都笑了。保秀說：『好好把生產搞好，趕跑美帝國主義。看看人家蘇聯多好

啊！到了社會主義，我們的家也就更好了。」她現在雖然沒有去工作，但是她參加了廠裏的民主婦聯，在學習中也知道了很多的事情。她時常勸老楊『要好好幹，保住現在的日子』。其實老楊比她明白，就拿現在的『家』說，過去是個什麼樣子呢？老楊說得好：『那是枷，不是家。』

他家三代都是工人，都有過家，但是那個家啊！祖父做了一輩子銅匠，一心想把『家』搞得像個樣，『好對得起祖先』；但結果，一輩子出了牛馬力却養不起自己，生活壓得他早早死了。這個『枷』就又套到老楊父親的頭上，他也是懷了一分『把家弄得像個樣』的夢想，憑着一分力氣，在碼頭上扛着四、五百斤重的大包。那些帝國主義的『太古輪』、『大阪丸』、『花旗號』，一船一船裝去了中國人民的血汗，而扛包的中國人却連肚子都填



不飽。一天他給藏包壓倒了，一下子把雙腿擠得變成殘廢，這個家就更慘啦：老楊的母親逼得嫁了人，祖母死了，他自己年紀輕輕地就東闖西蕩，不知道什麼是個『家』的滋味。到了二十來歲，這個祖輩留下的『棚』又套上他的脖子。老楊結了婚，他說：『我爲了這個家給人家作過傭人，討過飯，

就拿解放前我到這廠裏來做信差的時候說吧，那時候我的底薪還跟現在一樣。一開頭也够買上兩石多米，可是那個鬼物價跳呀！跳呀！到後來就一石米也買不上了。想想看！我們一家四口怎麼活得下去？什麼家！那簡直是個枷呀！現在我知道了，不講革命，不把官僚、帝國主義趕跑，要想把家搞好那一萬輩子也還是夢想！也還是個枷！就拿這個房子說，不是共產黨領導大家革命翻了身，我們連走近也不敢走近，別說住上啦！現在，你看，連保秀也明白了！』

『好好把生產搞好，趕跑美帝國主義，到那時我們的家就更好了！』不錯，保秀的話雖簡單，却道出了一個千真萬確的事實。

幸 福

李新春作、王 鴻插圖

今天是礦工公休，我抽個空去訪問張繼賢，他是大成二坑的勞動模範。

走過北山工人俱樂部拐角，便看到一幢挨一幢的紅色磚房。房子嶄新，窗上安着大塊玻璃，玻璃上映射的太陽光，照得人睜不開眼睛。這些房子，便是新蓋的工人宿舍，張繼賢的家就住在這裏。

走過清淨的街道，到了老張家的門口。一進屋，正趕上他們包餃子呢。老張笑呵呵地對我說：『你看咱們現在的生活真好，不是共產黨來那能啊！』接着，他回憶起過去的生活來。

提起偽滿和國民黨時代，他和別的工人一樣，又氣又恨。他早在十三歲的時候，就開始了礦工生活。一家五口人，成天吃着豆餅、豆腐渣度日。住的房子四面八方透風，外邊下大雨屋裏下小雨。冬天晚上，五口人扯着一床破被子；穿的是開了花的破棉衣，肉露在外面。這樣的日子一直過了十來年。

談到解放後的生活，他笑了。前年他結了婚；去年六月他又娶了娘子，小弟弟從一解放就上了學。現在全家都穿着裏外三新的大棉襖大棉褲。上班的一人兩套，在班上穿一套，下班後換上乾淨的。去年他們每人都做了四套新衣服：兩套單的、一套被的、一套棉的，還添了三床紅緞子被，一床新麻花被。大米飯是經常吃，隔三差五的還吃餃子。他們每逢到合作社打豆油，都是用洋桶往家抬。

這還不算，老張還爭取在文化上翻身。坑口學校一成立時，他哥倆便自動地參加了。弟兄兩個以前是一個大字都不認識，現在已認識一千多字，能看普通的書報了。家裏姊妹倆也參加了婦女識字班。他們說：「我們一定要在文化上翻身，努力學習，提高文化與政治水平，鑽研採煤技術，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得更加富強！」

現在的生活爲什麼這樣好呢？說起來也簡單，就是因爲礦山煤炭的產量，一年一年地提高；工資也隨着產量的提高而上升。比如在西安剛解放時，一個採煤工人每月才賺百十多萬（東北幣），到一九四八年提高到一百五十多萬；一九四九年二百多萬；到一九五〇年便提高到四百多萬元。他和哥哥，每月都掙八百多萬。正由於這點，張繼賢真正認識到共產黨，是給勞動人民



謀幸福的。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，他便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了，在生產上成爲特等勞動模範。

在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熱潮中，張繼賢更鼓舞了全組工人的生產情緒，使全組的出勤率，始終保持到百分之九十七到百分之九十八，創造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紀錄；產量上每班都超過計劃百分之五十以上。他常說：『這時候不加把

勁，還等啥時候啊！我們決計要加勁生產，來支援朝鮮人民，趕走美國強盜，保衛我們幸福的祖國。